

现代汉语 “相对程度副词+动+宾” 发展演变研究

麻彩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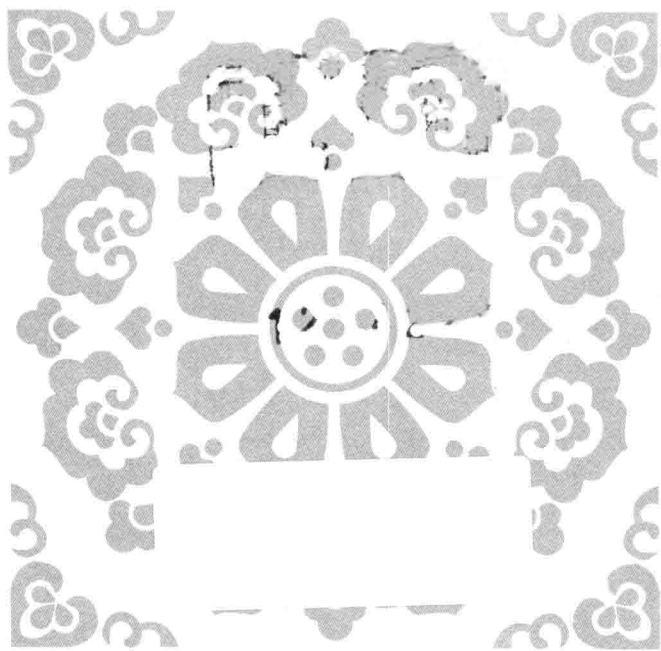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现代汉语 “相对程度副词+动+宾” 发展演变研究

麻彩霞/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相对程度副词+动+宾”发展演变研究 /
麻彩霞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61 - 2443 - 7

I. ①现… II. ①麻… III. ①现代汉语 - 句法 - 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164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75
插 页 2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出版资助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缘由	(1)
二 相关研究述评	(3)
三 研究思路	(12)
四 理论方法和语料来源	(16)
五 研究意义	(20)
第一章 “‘最’类程度副词 + 动 + 宾”的发展演变	(23)
第一节 “最” + 动 + 宾	(23)
一 “最”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23)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26)
三 小结	(49)
第二节 “顶” + 动 + 宾	(52)
一 “顶”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52)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54)
三 这一格式数量少而且发展缓慢的原因	(59)
四 小结	(61)
第二章 “‘更’类程度副词 + 动 + 宾”的发展演变	(63)
第一节 “更” + 动 + 宾	(63)
一 “更”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63)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65)
三 小结	(85)
第二节 “越发” + 动 + 宾	(87)
一 “越发”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87)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90)

三 小结	(105)
第三章 “‘稍’类程度副词+动+宾”的发展演变	(108)
第一节 “稍微”+动+宾	(108)
一 “稍微”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108)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110)
三 小结	(125)
第二节 “略”+动+宾	(127)
一 “略”简介及这一格式的历史考察	(127)
二 现代汉语各阶段考察	(129)
三 小结	(140)
第四章 “程度副词+动+宾”成立的条件及发展变化的	
原因和规律	(143)
第一节 成立的条件	(143)
一 性状义	(143)
二 程度义	(145)
第二节 发展变化的原因和规律	(146)
一 发展变化的原因	(146)
二 发展变化的规律	(149)
结语	(153)
一 本书的结论	(153)
二 从“相对程度副词+动+宾”格式的发展看现代	
汉语的发展	(159)
附录 各类“相对程度副词+动+宾”格式的常用词表	(161)
参考文献	(168)
后记	(181)

绪 论

一 选题缘由

学界一般认为,程度副词经常修饰的是形容词和心理动词,甚至在很多语法书中都将能否被程度副词修饰作为区别动词与形容词的主要特征之一,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编的《现代汉语》在谈到动词和形容词的区别时说:“形容词都能受表示程度的副词‘很’修饰,如‘很小、很圆、很红’;动词一般不能,我们不说‘很喂、很洗、很整理’。”^①其实,程度副词不但可以修饰形容词和心理动词,还可以修饰某些非心理动词(或者说一般动词)和动词性词组。本书研究的“相对程度副词+动+宾”格式就属于程度副词带动词性词组的情况,这一格式中的动词特指一般动词。

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首先,当前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已有成果基本上都是关于“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的整体研究,或者是对于个别的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或动词性词组以及某一种固定格式的探讨,在我们搜集到的相关文献中,即使有些涉及了“程度副词+动宾词组”的内容,也都比较肤浅,往往是一带而过,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专门系统地讨论某一些具体的“程度副词+动宾词组”的成果。本书正是选择了一些具体的相对程度副词带动宾词组的格式进行考察,以使研究对象更加集中,内容更加细致。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重排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3页。

其次,已有成果基本上都是对这一问题进行共时的静态研究,除了刁晏斌先生以外,很少有人进行历时的动态考察。刁先生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出发,分阶段考察了“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的来源和历史以及发展变化。他提出:“以现代汉语史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有史的内涵的形式,因此值得深入仔细地研究。”^①本书正是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一些具体的程度副词带动宾词组的发展演变,所以,应该能对当前的成果有所补充,同时也能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一些。

再次,定性研究比较多,定量考察还有待提高。当前的研究多是对这种格式的性质、特点、成立的原因等问题进行探讨,而对进入这一格式的动词只满足于举例性地考察和说明,没能做穷尽性的研究。本书则是在较大的文本范围内对这种格式中的动词进行穷尽式考察,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同时也能揭示与不同程度副词搭配的动词的特点。其他方面存在的不足,我们在下边还要专门讨论。

除了这些不足以外,我们选择“程度副词+动+宾”为研究对象还因为:程度副词修饰一般动词或动词性词组虽然都得到了学者的认可,但这两种格式相比,后者要更丰富、更复杂一些,因为动词性词组不止一种,像张谊生就探讨过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八类动词性词组,具体包括:能愿动词+VP(很肯干/更会说话了)、“有”+NP(很有礼貌/非常有钱)、感觉类VP(最可怜了/很伤脑筋)、抽象类VP(很开眼界/更加说明问题)、兼语类VP(很令人不快/非常让人难过)、述补短语(很不值得/很靠不住)、很+数量VP/VC(很买了几本书/很睡了一会儿)、略/稍微+—V/VV/VC/VP(稍微一看/稍微走走/稍微认识一点/略微买几个)。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性词组类型虽然比较多,可是刁先生认为,如果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去考察,最有内涵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程度副词+述宾词组”;另一种是“程度副词+述补词组”,而前者又是最为多见的一类^②,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程度副词修饰一般动词的形式,而是把程度副词带动宾词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

① 刁晏斌:《“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论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5页。

基于以上这些情况,我们认为,从现代汉语史的角度出发,对某些相对程度副词带动宾词组的现象进行比较全面的历时考察,应该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收获。

二 相关研究述评

前文已经提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专门探讨某些具体的“相对程度副词+动+宾”的研究成果,人们只是在讨论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或动词性词组时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相关内容,而且都不够全面深入,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我们只能结合“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叙述。

(一) 相关研究概况

“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的用例在古代汉语中就已经出现,只是还不多见。在现代汉语初期,即刁晏斌先生所指的“五四”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用法已经比较普遍。然而,语法学界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最早明确提出来的,是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汉语第三册教学参考书》,书中在讨论形容词和动词的区别时说:“不同的特点还有形容词可以加程度副词,动词(除表示心理活动的一类)加程度副词必须有条件(如带数量词,‘很打了几场漂亮球,很看了几回好戏’等)。”^①张志公在此书的第九章副词部分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表示程度的副词经常修饰形容词,一般不修饰动词。但是可以修饰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如‘很想、最爱、更喜欢、非常盼望’等。修饰表示一般活动的动词,如‘稍微知道一点’,动词后边要有数量词。”^②问题提出以后,逐渐受到了语法学界的关注,随后研究“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方面的成果也陆续出现,有的是论文,如饶继庭的《“很”+动词结构》、范继淹和饶长溶的《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副词》、林文金的《程度副词不可以修饰动词吗》、李春林和余立人的《程度副词修饰动词能不受限制吗》、陈群的《“很+VP”考

^① 张志公:《初级中学课本汉语第三册教学参考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

^② 同上书,第83页。

察》、段永华的《“很+VP”式句法语义之我见》、郝琳的《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的认知解释》、刁晏斌的《“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论略》和《略论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词语》等；有的是在专著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代表性的如张谊生的《现代汉语副词探索》；有的学位论文也以此为题进行研究，如周丽萍的《程度副词对VP的选择性研究》、庞丽丽的《“程度副词+VP”研究》、林娟的《现代汉语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成分研究》、吴立红的《现代汉语程度副词组合研究》、张丽的《“非常”类程度副词的语法化及组合功能》、刘冰的《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很”的多角度研究》和李树的《现代汉语“很”+谓词性成分研究》等，但这些成果大多是借鉴前人的研究，没有更多的突破；还出现了对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的成果，如杜晓萍的《“很VP”结构研究述评》。综观已有的相关研究，内容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动词

不少学者都对这一格式中的动词进行了分析，代表性的如陈群、张谊生、杜晓萍等。陈群（1998）认为，从词汇意义上看，这一格式中的动词多是表示喜爱、怨恨、认可、感知等心理活动的，另外是表示状态的，此外还有少量表示评价和行为的动词。张谊生（2004）认为，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既有心理动词，也有非心理动词，它们都具有抽象的性状义特征。张文把心理动词分成及物心理动词和不及物心理动词，非心理动词按构词方式与语素特征成语素感染类和语义隐含类两种，语素感染类还包括复合式形素感染类和加缀式形素感染类，语义隐含类按语义又分成态度义、消长义、背顺义和突显义四种。张谊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后来很多研究成果都是运用他的观点进行解释的。除此以外，也有专门对动词进行研究的，如杜晓萍（2007）。文章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对进入“很VP”结构的非心理动词进行考察，认为能够被“很”修饰的非心理动词主要有三种，即部分行为动词、能愿动词和少量的比拟动词，根据这些动词所蕴涵形容词性的强弱，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形义实现类；另一种是形义隐含类，形义隐含类按其所蕴涵的语义又可以分成态度义、消长义、背顺义和突显义。文章提出，能够被“很”修饰的非心理动词对宾语的选择

有很大的倾向性,不同的宾语在受同样义项的动词修饰时主要遵循的是生命度原则和抽象度原则。可见,学者们对这一格式中动词的认识比较一致。

2. 动词性词组

有些成果侧重对这一格式中的动词性词组进行研究,最早的是饶继庭(1961),文章把能进入这一格式的动词性词组分为五种类型,具体为:动+宾结构、动+名+谓结构、动+数量+宾结构、动+动量结构和动+时量结构。范继淹、饶长溶(1964)后来又补充了两类动词性词组,分别是动+得/不+补结构和动+得/不+宾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王珏(1992)把这样的动词性词组分为以下七种:VP₁→V₁(能愿动词)+O(谓词性);VP₂→V₂(情感心理动词)+O(谓、体词性);VP₃→V₃(抽象动词)+O(体词性);VP₄→V₄(引发动词)+体词+VP;VP₅→V(一般动词)+得/不+补语[+O(体、谓词性)];VP₆→V+了/过+微量[+O(体词性)];VP₇→V+微量[+O(体词性)]。陈群(1998)把VP分成动词、动宾短语、状心短语、动补短语、兼语短语和联合短语,在状心短语中提到了由部分介词短语用在动词或动词短语前充任状语,构成以动词为中心的状态心短语,接受“很”修饰的类型,即“很+介+宾+动词/动词性词组”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前人的研究中基本没有出现。储泽祥(1999)也曾提到了六种可受“很”修饰的动词性结构,分别是:很+V(很合作/很愿意)、很+VO(很听话/很会说)、很+VM(很睡了一阵子)、很+VMO(很买了几本书)、很+不VP(很不愿意/很不走运)和很+V₁OV₂(很讨人喜欢)。储文的分类中增加了VP前带否定副词“不”的形式,这是前人没有提到的。郭振红(2003)根据能否直接受“很”修饰把VP分成两大类,前者包括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助动词、部分非动作动词,后者则包括六类动词结构,即:有+宾语、普通动词+宾语、兼语短语、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宾语、助动词+中心语、动作动词+宾语/补语和是+VP。文章把“有+宾语”和“是+VP”这样比较特殊的类型单列出来,使分类更加细致。总之,到了21世纪初,这一格式中动词性词组的结构类型已经研究得比较全面了,而且这方面的探索也不仅仅局限在分类研究上,还深入了语义平面进行语义分析,如张谊生(2004)、

刁晏斌(2007)等。张谊生提出了动词或动词性词组可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六条语义原则,具体包括:倾向性原则、模糊量原则、抽象度原则、生命度原则、相适度原则和情感度原则,这六条语义原则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和理论意义,此后的同类成果基本上都是借鉴这些原则来进行分析。

3. 程度副词

有些学者关注这一格式中的程度副词,如孟建安、彭利贞和唐善生等。孟建安指出:“程度副词‘很’修饰动词性成分时,在语义上分化为表性状的‘很₁’和强化数量的‘很₂’,而且‘很₂’以不确定量的数量词为存在的必有条件。‘很₁’句法和语义均指向其后的动词性成分,而‘很₂’句法上指向其后的动词性成分,语义上则指向其后动词性成分中所含有的数量词。”^①之前有些学者虽然提出过“很”在修饰动词性词组时有这样两种情况,但都没有进行专题研究,而孟建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彭利贞主要是对“很有NP”中“很”的语义实现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把“很有NP”分成“很有NP₁”和“很有NP₂”两种,前者的NP是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词,后者的NP是名词性偏正短语,中心语是具体名词,表示具体的事物,修饰语是“一些”、“几—”(如“几个”、“几种”,“—”是物量词)。彭利贞认为,“很有NP₁”中“有NP₁”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句子后具有很强的描写性及主观评价性,“很”的作用就是加强这种性质的程度。“很有NP₂”的情况不一样,“有NP₂”不具有“有NP₁”的语义特征,这里的“很”表示数量多,交际过程中,信息焦点是名词中心语前表示数量的修饰语。^②唐善生也是针对修饰“有+NP”的程度副词进行研究,他指出:“NP本身的性质、‘有+NP’的褒贬性、比较项‘比X’省略、量度词语的隐现、‘有’与‘了’组合、‘有+NP’所处的句法位置、否定等是影响‘有+NP’受程度副词修饰的主要制约因素。”^③以上这些学者能够选取“程度副

① 孟建安:《修饰动词性成分的“很”》,《语文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3期。

② 彭利贞:《说“很有NP”》,《语文研究》1995年第2期。

③ 唐善生:《修饰“有+NP”结构的程度副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词 + 动词性词组”格式中的某一种具体形式,对其中的程度副词进行分析,研究的角度很有新意。另外,这样的探讨也有利于加深对不同程度副词用法的认识。

4. 具体格式

一些学者是对“程度副词 + 动词/动词性词组”中的某一种具体格式进行讨论的,如“程度副词 + 有 + 名”格式和“程度副词 + 动词性词组”的否定式,像贺阳、芜崧、郭振红等。

贺阳探讨了“程度副词 + 有 + 名”的格式,他认为,“有 + 名”是否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而构成“程度副词 + 有 + 名”结构,与“有”后名词的特点有很大关系。他考察了 3000 多个名词,发现能进入这一结构的名词都是抽象名词。从语义上看,“程度副词 + 有 + 名”表示的是对该结构中名词所指对象的一种评价,评价的内容是这些所指对象在大小、高下、强弱等方面所具有的性质以及这些性质所达到的程度,而且这种评价总是从积极的“大、高、强”等方面而不以消极的“小、下、弱”等方面去评价。^① 芜崧对“很有……”这一格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含有模糊数量义的句式。他把该句式分为“很有 N”、“很有几 X (一些) N”、“很有几 X (一些) NV”、“很有几 X (一些) N 要 (没) V”和“很有几 X (一些) (N1) 是 N2”五个小类,分别考察了它们在句法、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特征,并总结出使用这种含有模糊数量义的“很有……”句式的五种情况。^② 郭振红主要对“很 + V (P)”的否定形式进行研究,作者认为,“很 + V”的否定形式是在 V 前加“不”,“很 + VP”的否定形式是在 VP 前加“不”或“没(有)”,由于“不”和“没(有)”所否定的对象不同,所以“很 + V (P)”有两种否定形式。^③ 以上这些成果能够着眼于“程度副词 + 动词性词组”的某一种具体格式进行专章探讨,研究的对象非常集中,同时也反映出研究者的视野更加开阔。

① 贺阳:《“程度副词 + 有 + 名”试析》,《汉语学习》1994 年第 2 期。

② 芜崧:《“很有……”句式考察》,《长江大学学报》2006 年第 4 期。

③ 郭振红:《“很 + V (P)”及其否定式的句法与语义分析》,《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5. 认知解释

一部分成果是从语义认知的角度入手对“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成立的原因进行解释,代表性的如陈群(1998)、储泽祥(1999)、郝琳(1999)、张谊生(2004)等。陈文认为,能进入这一格式中的动词多是一些语义蕴含着量度差别的动词,或者由于所处语境使它获得了某种量度。还有一些动词虽然它们的词义本身不存在量度,但以它们为中心的动词短语中含数量短语或量词,因此,动词间接地具有了某种量度,为了强调量度高,动词前可以加程度副词。储泽祥在文章中提出,可受“很”修饰的V、VO、不VP等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一般都表示性质和状态,虽然“很+VM”与“很+VMO”中,“很”后的成分所表示的意义并不是性状,而是事件,但在通比状态下,无论事物的性状、事件或活动,都可以有程度的差别,都可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郝文借鉴认知语言学中“有界一无界”的对立理论对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进行了考察。文章指出,这些动词都属于无界动词,在词类功能的连续统中,它们就处于形容词与动词交接的部位,因而兼有某些形容词的特点,从而有力地解释了程度副词可以修饰一般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原因,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是一致的认可。从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还有张谊生,他的观点比较成熟也比较有代表性。在《现代汉语副词探索》的第一编第一章中,张谊生曾经详细地探讨了“程度副词修饰V和VP”的问题,他通过考察程度副词修饰动词性成分的语言事实,详尽细致地描写了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和动词性词组的类别和语义特征,并从语义认知的角度对它们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原因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在现代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动词和动词短语本身包含了一定的性状义,或者在一定的比较句式和篇章环境中获得了性状义,因此,这些具有性状义的动词和动词短语也都可以受程度副词的修饰”^①。比较而言,张谊生的研究是最全面的,他对动词和动词性词组可以接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原因阐释得也最透彻,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很多成果都是借鉴这些观点的。

^① 张谊生:《现代汉语副词探索》,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6. 历时考察

有的学者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分阶段讨论这一格式的发展变化,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刁晏斌先生。刁先生主要对“程度副词+述宾词组”和“程度副词+述补词组”分阶段进行了考察,分析了它们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并对这一格式成立的条件以及来源和历史进行了详细阐述。^①虽然已有的相关成果不少,但基本上都是共时的静态研究,还没有人从历时的角度对这一格式进行探讨,而刁先生独树一帜,从历时角度出发,首次把“史”的概念引入这一问题的研究中,角度非常新颖,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一问题历时考察的不足,对今后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总之,从已有的相关成果来看,学者们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具体,研究的角度越来越新,使用的理论方法也有进一步发展,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二) 研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不足

1. 取得的成绩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吸收和借鉴一些新的语法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使认识不断深化。

早期的研究成果很少,而且较多的是对这一格式从句法平面进行描写,使用的也是传统的归纳、比较等方法。近些年来,学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不仅运用传统的理论和方法,而且借鉴了新的理论方法,如运用三个平面的语法理论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角度对这一格式进行深入挖掘,像王珏(1992)、贺阳(1994)、陈群(1998)、郭振红(2003)等;还有的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以及变换的方法去阐释,如张谊生(2004)等。新的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冲破了传统理论方法的束缚,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句法平面的简单描写,而是深入语义和语用平面进行立体分析,从而做到了描写与解释相结合。

^① 刁晏斌:《“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论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第二,随着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得出的结论更加科学。

从已有的相关成果来看,很多都是关于这一格式中某一个组成成分的研究或者是某一种具体格式的分析,这种探索使研究对象更加集中。随着研究对象的具体化,学界对其成立原因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同时还发现,它之所以成立不仅与其中的动词有关,还与动词性词组有关,它们自身的语义特点以及其中数量词语的隐现等因素都对这一格式的成立有制约作用。通过对其构成成分或者是某一种具体格式性质和特点的细致考察,能够为探究其成立的原因找到更强有力的证据,也能使研究的结论更加科学、更有解释力。

第三,通过对这一格式的深入探讨,客观上还促进了程度副词的研究。

学者们在讨论“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这方面的问题时,往往用不同的程度副词通过替换来作比较,以此来说明这一格式的特点,如范继淹、饶长溶(1964)认为,“凡是能受程度副词‘很’修饰的动词结构,也都能受其他程度副词的修饰。例如,‘非常解决问题’,‘十分叫人为难’,‘最沉不住气’等等”^①。后面又说:“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度副词中间,‘更’字的情形与众不同。除了上述例子以外,‘更’还能修饰另外一些动词结构,而‘很’和‘非常、十分、太、最’等却不能……”^②用不同的程度副词作比较能够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各个程度副词在用法等方面的差异,不但促进了程度副词的研究,而且也带动了对动词以及动词性词组的研究,对它们同样会产生一些新的认识,或者将补充原有的认识。

2. 存在的不足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某些成果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但是,已有成果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除了借鉴三个平面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在运用其他现代语言学理论方法方面没有更大的突破。从我们搜集到的相关文献来

^① 范继淹、饶长溶:《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副词》,《中国语文》1964年第2期。

^② 同上。

看,尤其是近几年,对属于“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就是局限于这两种语法理论,运用新的前沿理论方法的成果很少。

第二,过多强调对其内部结构的分析,而外部功能的考察、分析与说明相对薄弱。已有成果所讨论的问题多集中在动词的性质和类型、动词性词组的构成和分类等内部结构方面,大都忽略了这一格式的语用表达、信息传递等,因此,造成这方面的研究不够充分。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加强这一格式外部功能的考察,积极探索它的语用价值及其规律,从而使研究更加全面、立体。

第三,当前的成果往往是针对整类程度副词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组合的情况进行探讨,研究的内容还不够细致。我们知道,程度副词虽然是一类相对封闭的词,但它的数量也不少,像姜汇川等人编的《现代汉语副词分类实用词典》中就列出了171个程度副词。每个程度副词在用法上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它们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组合时也会有不同的条件和特点,而已有的成果多是讨论整类程度副词与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组合的情况,往往关注普遍规律的探索,很少体现个体差异,所以造成研究结论比较笼统。即使有具体分析“程度副词+动词性词组”的,也不够细致。因为这一格式中的动词性词组包括好几种,如动宾词组、动补词组、偏正词组、兼语词组等,每一种动词性词组与程度副词组合的情况也会有差异,即使个别的动词性词组有些学者在成果中涉及了,但一般都是一带而过,不够细致,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专门论述某一个程度副词修饰某一种动词性词组的文章。我们认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应该再集中一些,可以把考察对象落实到具体的点上,如专门探讨“‘很’+动宾词组”、“‘太’+动补词组”等,或者是“‘更’+动宾词组”、“‘最’+兼语词组”等问题,这样就会更加细致,也有可能更加深入一些。

第四,定性分析比较充分,定量研究有待加强。很多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过多地注重研究对象性质、特点等问题的分析,而定量考察不够充分,“程度副词+动词/动词性词组”这方面的成果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已有成果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这样的表述,如“有些(一部分)动词或动词性词组能够受程度副词修饰”,“有些”或者“一部分”